



文學名著研究



文學名著研究

民國三十六年春成都出版

版	所
權	有

定價 報紙本 每本 五千圓
土紙本 每本 三千圓

伏田雨徑等

創

學 著
書 懋

進出版社

英語週刊社

各大書局

序

這本文學名著研究，在身邊帶了十年，到今天算是把它譯完了，遂了十年的心願。十年來，世界和中國都經歷了很多偉大的事變，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之中，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這期間，譯者却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再蹣跚，一再站起，而這本考始終作着心靈上的伴侶，給予安慰和鼓勵。今天幸而還在和生活惡戰苦鬥，可是一想到對於人羣貢獻之微，也不無一些感慨。

十年前，譯者剛到東京不久，便在一家小書店裏，買了這本才出版的書。爲了當時成都四川大學文藝月刊社要索稿，便翻譯了其中關於莎士比亞的一篇寄去。譯者當時日文程度很淺，每有疑難，便去請教那家小書店店主鹿島先生，承他用英語向我詳細解釋；所以，那篇文章，與其說是譯者筆譯的，不如說是鹿島先生口譯的。今天看來，那篇文章底譯文非常生硬，然而，除了幾個字之外，譯者故意保留了它的原態，聊以紀念鹿島先生。鹿島先生是日本反戰的健將，軍閥底敵人，幾年來他究竟在那裏，命

運如何，令人非常繫念，謹在此祝願他，願他仍在健鬥！

隨着抗戰底砲火，攜了這本書回國來，想把它譯出來，對於國內研究西洋文學的人有些幫助。五年前，在成都，和朋友們辦了一個金沙文藝雜刊物，專門介紹西洋文學，出了六期，後因經費無着而停刊了。在這六期當中，每期有一篇作家論；其中關於海涅、雨果、狄更斯的三篇，便取材於這本文學名著研究。當時便想把這書全譯過來，出一單行本，然而接洽了好幾家出版社，都以「銷路恐不大」而敬辭絕了。

近年來，執教之餘，便也隨時翻譯一些。最近已將關於歌德、郭戈昆、巴爾札克的三篇譯完。原書共論文八篇，除關於但丁一篇是常識的敘述未加探入之外，其他七篇都很有內容。再加上從前金沙上所譯刊的關於托爾斯泰、席勒、杜斯陀益夫斯基的三篇，共爲十篇，以成現在的局面。

本書所討論的作家和作品，在世界上也都屬於第一流，而且在中國也不生疏；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想已不在少數；然而，能用新文學的方法去分析的，至今還是很少。所以譯這本書的目的，也就在在介紹一種新的文學評論方法到中國來，以爲國內研究西洋文學者之一助。

至於本書各論文篇作者，都是日本有名的文學批評家。高沖陽造在新哲學研究上頗負盛名；上田進翻譯郭戈里底死靈魂，算是日譯本中的標準；中條百合子是日本早已馳名的女文學批評家；至於寫原序的秋田雨雀先生，更是日本新興文學底前輩，他在日本新文學上的地位，幾乎是中國的魯迅了。其餘幾位，也都是很有研究的學者。

譯者學識有限，誤譯恐所不免，尤以中條女史底文章，真是行雲流水，令人難於追跡！然而，譯者確已本其對人生之忠誠，盡其最大之努力；如有錯誤，當由譯者負責。

本書幾全譯於抗戰期中；譯完本書，中日兩國仍在苦鬥！由於日本法西斯軍隊底橫暴，中日兩個應該提攜協力的民族，陷於互相殺伐之中，真是一大悲劇！希望日本人民能夠站立起來，和中國人民共同努力，把日本造成民主和平的國家，將來不僅是東亞之福，也是世界之光了。譯者便在這一祝福和希望之中，完結這十年來的工作。

楊 烈

一九四五年三月

於四川李莊國立西南大學

原 序

秋 田 雨 雀

諸君約我來參加文學名著研究出版事業，我深深地感謝。我很高興來參與一部分工作，但是，目前我正致力於詩底創作，這是由於十年間的努力才漸漸挽回的創作感興，因為希望不致失掉這重要的感興，所以不能積極地參加諸君底工作，真是抱歉得很。

文學名著再認識之必要，已是當然的事，然而在現階段的今天，文學名著再檢討的事業，有兩個完全相反的世界在要求着。一個在要求人類正確的進步，一個在阻礙人類底進步。可是，人類文化底歷史，是建築在人類生活底進展之上的，所以，想要阻礙進步那方面的文學名著再檢討，在其出發之初，便必然帶有了矛盾性。

以前，馬克辛姆·高爾基主張從遠承盤蘇聯過去的文化遺產，那時候他受了很多機械主義者底反對，然而這種反對，不久便受了政治的批判，高爾基底見解也被正確地承認了；這是我們記憶裏還很新鮮的事。在今天，沒有一個人會否定承繼文化遺產之必要性了。元來，承繼文化遺

產，只有在人類進步的信念之上，才有意義，它決不可拿來爲一部分人底私利私慾作辯護。人類文化遺產，只有創造人類新的文化的健康的人們，才能承繼；這是不待說的。

「任何時代裏，任何國度裏，總有一些人在不斷地工作着，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人類從迷信和偏見中拯救出來」。
。「任何時代裏，任何國度裏，總有一些叛逆者，他們對於醜惡的可憎的現實，大發其反對之聲」。(高爾基語)。在創造人類新的文化時，必須要知道這一事實。當我們去再認識外國文學名著的場合，這點是絕對地必要。把外國文學名著正確地放在歷史的位置上，就意味着把藝術家的我們正確地放在社會的位置上。

然而，要正確地理解外國文學名著，決不是容易的事。
。爲了正確地理解外國文學名著，(a) 必須徹底克服語言的條件，(b) 其次必須有歷史的解說，(c) 還必須檢討本質的內容和方法乃至技術問題，(d) 更必須研究文學底派別問題。然而，在我國對於外國文學名著之研究，這些條件却很被忽視。例如，我們要研究杜斯脫益夫斯基，却得不到很好的翻譯，歷史的解說也沒有。高爾基在作家大會

上，非常嚴厲地攻擊杜斯脫益夫斯基底反動性，我們却不能對杜斯脫益夫斯基便失了作家的關心，從高爾基底話，我們必須更爲正確地去了解杜斯脫益夫斯基底作家的、個人的生活，而學取其技術底達成點。我相信，諸君的工作，對於文學名著之研究方面，將完成其先驅的任務。

(文學通信)

一九三五年一月 秋田雨雀

莎士比亞底漢姆萊脫

大 下 晉 平

莎士比亞是偉大的天才。學者們教授們，對於他寫下了萬卷之書，現在又要來從新的觀點，獻給他以高的評價和尊敬。但是整個的莎士比亞，却不是突然地飛出來的。他在當時戲劇裏所完成的事業，是這「時代」戲劇慢慢地賜予他的；在劇本上也是這樣，克耳士斯伐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等，對於他就是最大的影響。他底天才之偉大，是在他從當時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矛盾，從封建貴族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間之衝突面；從當時科學、戲劇、文學(劇本)之完成，非常優越地去把握一切可以把握的東西，去學一切可以學得的東西，而使藝術豐富地深化，強化，高尚化。

漢姆萊脫是在託馬士·崙德 (Thomas Kyd) (註1)底復讐悲劇西班牙悲劇 (Spanish Tragedy)裏得着暗示的；在莎士比亞之作品以前，已經別有一種漢姆萊脫；並且他寫漢姆萊脫所用的丹麥傳說的材料底華譯也是有的，等等都是文學史家所常道的。從傳說的漢姆萊脫而吹入以斷然有別的近代性、時代性這回事，不消說是莎士比亞其人。

托爾斯泰在他底莎士比亞及其戲劇 (第四章)中，說莎士比亞作品中之諸人物(包括漢姆萊脫)，原來都不是屬於他的，是從古代的戲曲、年代記、故事借用來的；這樣，

若能強化其真實與生命，自是好的，然而却相反地，削弱其力量，有時簡直把它破壞了，漢姆萊脫底場合，和李耳王一樣，便是好的適例。這，和托爾斯泰底藝術是甚麼？裏所主張的藝術上的三基準「簡潔，單純，誠實」一樣，雖然是在問題裏有可立性的意見，然而托爾斯泰底見解，是完全忽視了莎士比亞所生存的時代和他底劇本底社會的成立之條件的、非常觀念的說法（雖然他底莎士比亞批判把「寫實劇」和「浪漫劇」對立是很有興味的事）。莎士比亞是有名的劇人，是有名的作者，然而決不是自由職業的社會地「獨立」着的作家；在德川時代的日本便有的那種不過是開場白作者這回事，是須得注意。不僅古代的傳說，前代的作品，即同時代的劇本，把它略為校訂，文字斟酌，或者修改而已的事，是當時演劇界的常習。要如此說，金字塔樣地莎士比亞高聳着，才更是有意思的。說到莎士比亞底作品，即在收入了認為定本的他的全集中的作品中，也有說并非明白地是他的作品的，也有說是和他人合作的（也有只很穿鑿的大學者）。莎士比亞這樣一來，在某種程度，非常強烈地感到他是「社會的積極」這回事了。

所謂莎士比亞之時，比較其他時代底其他很多的天才，我們更多地發見其社會的、集團的意義。

漢姆萊脫第一幕是城前的高樓，深夜。警戒兵士底「那個？拿口令來！」(Who's there? Nay, answer me) 首先就把觀客捉住了。過後幽靈出來，是先王漢姆萊脫（皇子漢姆萊脫底父親）底形出現。幽靈，魔女精女等入了莎士比亞劇，但他的劇之本身決無不自然之感，在今日之我

們看來，也不會誘入神秘觀念裏去的。馬克白斯底魔女，作為敘述馬克白斯底行動，其所陷的結果之必然過程和其內幕的伴奏，是很收效果的；在這場合裏，幽靈跟着出現來向漢姆萊脫敘述事之「真實」。但是，首先我們該注目的，是這城前的場面，從而漢姆萊脫上劇部從此出發的這「非常」時期，如士官馬爾色納士在警戒場所說的情形。

Marcellus.....

Why this same strict and most observant watch,
So nightly toils the subject of the land,
And why such daily cast of brazen cannon,
And foreign mart for implements of war;
Why such impress of shipwrights, whose sore task
Does not divide the Sunday from the week;
What might be toward, that this sweaty haste
Doth make the night joint-labourer with the day:

(馬爾色納士.....)

爲甚麼，這樣嚴重而緊密的警戒
每夜麻煩着國內的人民？
爲甚麼每天製造青銅的大砲，
還要到外國市場去訂購武器？
爲甚麼徵集起造船工人們，使他們苦苦工作
而不分禮拜天和平時？
到底爲了甚麼，這樣流汗着急
而晝夜不斷地工作不息？)
時候正是「非常時」。這樣的「非常時」是因為那祖父

王漢姆萊脫戰爭失敗而丟掉了全領土的挪威王浮耳丁布拉斯，養着「強大武力」在希圖奪還舊領。但是，任隨什麼時期，總不單是這劇中的而已。莎士比亞生存的伊利沙伯朝時代的英吉利，擁有當時優勢的海軍，與威靈的西班牙以降其他歐羅巴諸國間，有了對立的關係了。擊破西班牙有名的無敵艦隊（一五八八年）以後，兩國海洋上的鬥爭，還經過了將近十年。這是僅屬於對外關係的。

（伊利沙伯之名剛才出現了，因為以後還要出現，在此隨其必要的參考年代，約略記之）

莎士比亞 生——一五六四年，作漢姆萊脫——一六〇一年。死——一六一六年。

伊利沙伯 生——一五三三年。死——一六〇三年。

亡靈，正如這「非常迫近的兇變的序曲」樣，使在場的人都驚恐。這是國內的不安，對外的不安，強烈地使人們胸中戰慄。

第二場是城內的大廳。暗殺了漢姆萊脫底父王而奪了王位的叔父，現在的王，還把漢姆萊脫底母親做了王妃而登上了王座。

That we with wisest sorrow think on him,
Together with remembrance of ourselves.

（我們用最深的悲痛紀念先生，

同時我們也沒有忘掉我們自己。）

王說出那樣理智的話，哀悼王兄，同時擔心着外敵，對策雖已籌劃了，而同時不放心的是傷了心的王子漢姆萊脫之存在。雖不知道父王暗殺事情的漢姆萊脫，而對於

父死不過兩月之間，母親成了現在的王妻這回事，却懷着最大的苦悶。自己相信着絕對的道德，但是由他最愛的唯一無二的母親輕輕易易破滅了的時候，他却不得不去想死了。母親這種行爲，對於和封建道德對立的資產階級道德並沒有道德意味。但是，這除了意味着對封建道德的大打擊，對既成道德的大衝擊以外，也沒有什麼。總之，漢姆萊脫底大支柱倒壞了。

Hamlet. O, that this too too solid flesh would melt,

Thaw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a dew!

Or that the Everlasting had not fix'd

His canon 'gainst self-slaughter! O God! God!

How weary, stale, flat and unprofitable

Seem to me all the uses of this world!

Fie on't! ah fie! 'tis an unweeded garden,

That grows to seed; things rank and gross in nature

Possess it merely.

(漢姆萊脫 啊，惟願這太硬的肉軀鎔化了，

溶解而分化成爲早晨的露水！

不然，永遠的主宰就別把

他的大砲來鎮壓自殺的行爲吧！啊上帝，上帝！

在我看來，這世上的一切

是多麼的憂傷、陳腐、平凡，無用啊！

倒楣！啊，倒楣！真是雜草橫生的庭園，

而草也要結實呢；本質粗野而蔓生着的東西

竟佔據了整個局面。)

漢姆萊脫底這激動比之於見着了父之亡靈并從亡靈知道了現王底非道的時候的激動，却算不得激動了。此後，隨各場之進行而我們來一步一步地觀察吧。

一入第三場，便是漢姆萊脫底戀人奧非麗亞，被其兄勒耳迪士教訓。漢姆萊脫雖沉醉於愛裏，心中却是懸念着在。

Laertes, : but you must fear,

His greatness weigh'd, his will is not his own;

For he himself is subject to his birth:

He may not, as unvalued persons do,

Carve for himself, for on his choice depends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is whole state,

And therefore must his choice be circumscrib'd

Unto the voice and yielding of that body

Whereof he is the head. Then if he says he loves you,

It fits your wisdom so far to believe it

As he in his particular act and place

May give his saying deed:

(勒耳迪士.....但是，你必須畏懼，

秤一秤他的尊嚴，就知道他的意志不屬於他自己：

因為他自身必須服從於他的門第：

他不可能和普通人們一樣

自由行動，因為他的選擇可以影響

整個國家的強弱和安危，

所以他的選擇必須受到限制

而以全國的輿論爲轉移

因爲他是全國的首領。如果他說愛你，

那是須得你的聰明去斟酌相信

因爲他只有在特殊的行爲和場合裏

才可能使他的話語成爲事實。）

奧非麗亞愛漢姆萊脫，也愛她自身，可是這其間有難於越過的封建身分之谷，這在奧非麗亞是難於了解，而不得不出於盲從的不真實之途。不僅奧非麗亞如此，任何人也是如此。這還不單是意味着封建的身分之桎梏；而更是對於王侯們之於婚姻、之於戀愛、由於怯弱而毫無自由地、不得不站在爲保持其地位、其環境的政路、政策的立場上的嘲笑。此時，我們聯想到伊利沙伯女王身上來。伊利沙伯自登女王之位以來，周圍的人，都勸她從速結婚，以免今後焦心於王位承繼問題，而她自身從外交上內政上的關係看來，也覺得有決定丈夫之必要，但是因爲動搖着的主權，時常不得不顧慮到樣樣勢力關係，所以對於她的諸國底有名的求婚者都不曾定奪，其實，年齡到了五十，結婚的意志已經完全沒有了。光輝一世的伊利沙伯女王就是這個樣子。莎士比亞對於這樣的事態，明顯地投之以嘲笑。

在四場，漢姆萊脫會着亡靈，在第五場，和亡靈對談。亡靈把自己被暗殺的經緯，帶着盛怒地告訴了漢姆萊脫。聽着這話的漢姆萊脫回答了。一刻也別忘了我啊！

當那亡靈退場後的獨白——

Hamlet.....Remember thee!

Ay, thou poor ghost, while memory holds a seat
In this distracted globe. Remember thee!
Yea, from the table of my memory
I'll wipe away all trivial fond records,
All saws of books, all forms, all pressures past,
That youth and observation copied there;
And thy commandment all alone shall live
Within the book and volume of my brain,
Unmix'd with baser matter:

(漢姆萊脫.....別忘了你！)

啊，可哀的亡靈，只要我的記憶力
還存在這混亂的腦海裏的時候。別忘了你！
呀，從我的記憶的簿子裏，
我要掃去一切平凡而愚蠢的記錄，
一切書上的格言，一切形式、一切過去的印像，
那都是青年時代的觀察所記下來的東西；
只讓你的命令單獨生存
在我這腦袋的書冊裏，
不和卑污的東西混在一起：)

還要繼續下去的時候，而尋找漢姆萊脫的馬爾色納士
同賀勒修底聲音從內面叫出來了——「我的主子！我的主
子！」(My lord, my lord!)。舞台再度收拾了波瀾後，靜
靜地訴之於耳朵來了。這獨白底激越，確與我們以很深的
印像。

漢姆萊脫於是要從他記憶簿子裏追去所有過去的記錄

、格言、映像，自誓於所謂復讎的封建的義務。他首先對於那由於母親底「淫樂」而把所謂貞潔的封建的美德一脚踢開了這事，就受了痛打。而同時呢，在前場（第四場），在徹夜的宴會裏，王痛飲萊茵美酒而每次和着大鼓和喇叭，飲與舞的瘋狂——這雖是這國多年的風習，他却痛憤而向密友賀勒修說：這樣一來，我們的名聲都被打髒了。頹廢的封建的王侯貴族生活所做出的種種形相，在這新體制勃興（這是以資產階級為骨子而漸漸出現的）之前，對於感性強的貴族智識階級的漢姆萊脫不能不是一大惱恨之種子。

他這樣強烈地自誓復讎，但是不久就對此事懷疑起來了；莎士比亞，在古代丹麥皇子漢姆萊脫身上，把這自己分裂巧妙地表現了出來。

同場裏，漢姆萊脫最後的話“*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時代正是紊亂的：啊，可呪詛的命運，我是生來便帶着改造它的責任。）還值得注目。

莎士比亞眼前，世界正是紊亂的。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是以人文主義，化學、力學、星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理學和中世的煩瑣哲學、鍊金術，占星術、教會對立的。思想上呢，過去的世界已經漸次破壞了。而由當時的土地關係上面，歷史告訴了我們下面一事。即是，當時（十六世紀之末到十七世紀之始時代）羊毛價格顯著地上漲，地主漸次擴張其牧場而把中農、貧農從耕地追出來了。農村共同體的秩序一被破壞，便產生了由收租而生活的富農